

高等中医自学考试及中医晋升考试辅导

《方剂学》自学重点提要及复习思考题(六)

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 卫生部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

王绵之

高等医药院校教材《方剂学》副主编 北京中医学院教授

第一节 清气分热

按照清·叶天士以卫、气、营、血来区别温热病邪伤人致病的浅深,和“在卫汗之可也(此处的“汗”不是单指辛温发汗,而且主要是指辛凉解表),到气才可清气”的原则,邪在卫分应及时用“汗”而解,若当汗未汗,或者温热之邪直伤人之气分,以及由里透表而邪未尽出,逗留气分之时,就须用清气分热的方剂治疗。邪热在气分,必汗出而热不解,口渴而喜冷饮,恶热而不恶寒。同时,邪热在气分而伤津液,又可见口渴心烦。白虎汤是治阳明气分热盛的方剂。热盛则汗出多,汗愈多则津液愈伤,邪热愈炽,所以当用辛凉重剂,以大量石膏,清而兼透。肺胃津伤,所以配伍知母、甘草、粳米,清热生津而养胃气。二药用之对证,热清津复,烦渴顿除。至于因气阴虚而加人参,或因兼表寒而身痛之加桂枝,或因夹湿邪,胸痞苔白腻而加苍术,都是在见证以气分热盛为主的情况下使用。竹叶石膏汤由白虎加人参汤衍化而来,主治证之邪热不如白虎汤证之甚,而气阴两伤较甚,还有气逆、脉虚、苔少,所以去苦寒之知母,加甘淡寒凉之竹叶、麦冬,则清热除烦,滋阴益气之功更显。方中半夏用量为麦冬之半,是为降逆和胃而用。若用量过大,则辛燥之性,与气阴两伤、邪热与虚气上逆者不合。这一点在润燥剂的麦门冬汤更为突出,可以互参。以上诸方中粳米如缺,均可用生山药代替。

第二节 清营凉血

邪热传入营、血,是病又深一层。营、血之间虽传变极快,但毕竟还有区别,神志与出血现象均有轻重之不同,所以治疗时不仅清热解毒的具体用药“营”轻“血”重,更主要的是邪热“入营犹可透热转气”,清而兼透,使邪有外出的可能,“入血就恐耗血动血,直须凉血散血”。凉与散极有深意,不可忽略。清营汤正是主治邪热入营的代表方剂。热在气分必口渴,入营后口渴不甚或反不渴,身热以入夜更甚,时有谵语,舌绛而干,是营气已伤,阴液灼耗之故。夜热甚,自

然神烦少寐。至于斑疹隐隐,是入血之先兆,所以在清营透热的同时,用冬、地、元参。银花、连翘皆具芳香之气,清而兼透,既助犀、连、丹参、竹叶心清热解毒而除烦,又能透营中邪热转气分而解。但若见舌苔白滑者,虽余证皆同,切不可用。对此吴鞠通在《温病条辨·上焦篇》中特别指出:“清营汤急清营中之热,而保离(此处指心)中之虚也。若舌白滑,不惟热重,湿亦重矣。湿重忌柔润药,当于温湿例中求之,故曰不可与清营汤也。”清宫汤是温病初起,误用辛温发汗,汗出过多,心阴阳俱伤而神明乱,故神昏谵语,所以用咸寒甘苦法以清脑。膻中为心之宫城,故名清宫。但温病有多种,误汗所伤有轻重,故原方附加减法:“热痰盛,加竹沥、梨汁各五匙;咯痰不清,加瓜蒌皮一钱五分;热毒盛,加金汁、人中黄;渐欲神昏,加银花三钱、荷叶二钱、石菖蒲一钱。”此可供临证参考。犀角地黄汤主治邪热入血而动血,故有吐衄、便血、溲血、昏狂谵语、斑色紫黑诸证。本方清热解毒,凉血散血,还兼有滋阴养血之功。邪热入血而动血,非用寒凉直清血中之热不可,使热清血静。但须防凉血致瘀,所以选凉而能散者为佐使。至于邪热入血而致蓄血留瘀,证见“善忘如狂”者,当加大黄、黄芩,使热瘀俱去。

第三节 气血两清

温热、疫毒之邪太盛时,常可见气分之热未清,营血之热已炽的“气血两燔”证。此时必须大剂寒凉,清热泻火,凉血解毒,才能收“沃焦救焚”之效。清瘟败毒饮合白虎汤、犀角地黄汤、黄连解毒汤三方加减而成,是“大寒解毒之剂”,主治瘟疫热毒,气血两燔之证。方中重用石膏,“取其直入胃经(胃经为十二经之海),使其敷布于十二经”,则“甚者先平,而诸经之火,自无不安矣”。桔梗、竹叶,“载药上行”,连翘、玄参,“解散浮游之火”,更有犀、地、芩、连、丹、栀、赤芍与生甘草,泻火解毒,凉血护阴,自然热平毒解、神清、血静而诸证得解。余师愚制方时除犀、

地、黄连、石膏注明大、中、小剂之用量外，余皆无用量。是因疫毒有程度不同，若“六脉沉细而数，即用大剂；沉而数者，即用中剂；浮大而数者，用小剂”。临证时除以方中四味主药规定的用量为据外，余药皆可相应定量。如果六脉“若隐若现，或全伏者，其毒重矣，其证险矣”，非加大剂量不可。“如斑一出，即加大青叶，并少佐升麻四、五分，引毒外透，此内化外解，浊降清升之法”。这些都是临证用清瘟败毒饮的主要参考，不可忽视。至于神犀丹与化斑汤，也是气血两清之方，但神犀丹重在凉血解毒，开窍醒神；化斑汤即白虎汤加元参、犀角，重在清气凉血而不得透斑，其功用远不如清瘟败毒饮，不可不知。

前人于热入营血诸证，多用犀角。近世犀牛列为受保护之珍贵动物，犀角不仅价格极贵，而且极为难得。与其画饼充饥，不如试用他物代替，如玳瑁虽少，然较犀角为易得，再配以大量大青叶、板蓝根，少佐以小量升麻，虽未必尽善尽美，总胜于望空而叹，个人之见，附以供参考。

第四节 清热解毒

这里所指的“毒”，是由瘟疫、温热、外寒入里化热等壅盛于里，蕴郁不解而成。所以清热解毒剂以清热泻火药为主，或配伍行气解郁、活血化瘀与化痰散结等药物，加强解毒的作用。黄连解毒汤以“三黄”清泻上、中、下三焦实热火毒，配一味栀子导热下行，纯用苦寒，是因所治属实，“有余折之”的治法。但过服易伤脾胃。泻心汤由大黄与芩、连三味组成，主治火热迫血妄行从口鼻出，或为吐血，或为衄血，是清泻三焦火热之剂，与《伤寒论》治心下痞的大黄黄连泻心汤，无论是药味、药量与煎法都不同。《温热经纬·卷五》有三黄汤，即泻心汤。方后并注明：“炼白蜜丸梧子大，名三黄丸。去大黄加黄柏等分煎，名金花汤；更加栀子名栀子金花汤（即黄连解毒汤）；为末蜜丸，名金花丸。金花汤为末蜜丸，名三补丸。三黄丸加黄柏等分，滴水丸，名大金花丸。”凉膈散由调胃承气汤合桔梗散去桔梗而成，主治胸膈间邪热结聚不解之病证，所以连翘用量为硝、黄、甘草的一倍，栀子、芩、薄的四倍，且“每服二钱”，加“竹叶七片，蜜少许”煎服，可知其用硝、黄不在泻除燥实之大便，而是仿《伤寒论·太阳篇上》中用调胃承气汤“少少温服之”除中焦燥热，微和胃气之意。普济消毒饮主治大头瘟，由时行风热疫毒之邪壅在上焦，发于头面所致，不速治，不仅头面红肿焮痛，而且咽喉连项，疼痛不利饮食，甚至溃破流血。本方原是李东垣监税济源时，适此病流行，乃制之以普施济人。原有人参三钱，无薄荷，

与败毒散用人参之意相同。若体弱及老人患此，可以考虑用参。吴鞠通在《温病条辨》中认为“此方皆系轻药，总走上焦，开天气，肃肺气，岂须用升、柴直升（阳明、少阳）经气耶？去黄芩、黄连者，芩连里药也。病初起未至中焦，不得先用里药，故犯中焦也”。主张减去升、柴、芩、连，“为粗末，每服六钱，重者八钱，鲜苇根汤煎，去渣服，约二时（四小时）一服，重者一时许一服”。此方用于轻证尚可，重证决不可去芩、连，大便秘者加大黄6~9克为妥。现常用此治疔腮、颜面丹毒，亦多有效。

编者：《方剂学》“清热剂”一章，是学习和考试的重点，为此特将《方剂学自学考试大纲》中所列的十一首重点方剂的内容部分摘登如下，供自学时参考。

(1) 白虎汤重用石膏、知母，配伍甘草、粳米，具有清热生津之功，主治阳明气分热盛，汗出恶热之证。若汗多而脉大无力者加人参。(2) 清营汤按叶天士“入营犹可透热转气”之法，以犀角、银花、连翘等清营透热为主，辅以养阴除烦之品，为邪热内入营分之主方。(3) 犀角地黄汤以凉血解毒为主，主治邪热入血而动血之证，凉而兼散，止血而不留瘀，无论吐血、衄血、便血、溲血以及斑色紫黑皆可用。(4) 凉膈散以调胃承气汤加苦寒泻火与辛散疏解之品，尤其重用连翘清热解毒，为清上泄下之剂，主治上中二焦邪郁生热，聚于胸膈，津液耗伤所致诸证。(5) 普济消毒饮以清热解毒为主，辅以疏风散邪之品，主治瘟疫毒壅于上焦，发于头面之大头瘟，亦可用于疔腮。(6) 清瘟败毒饮是白虎汤、犀角地黄汤、黄连解毒汤三方加减而成，其中以大量石膏清阳明，辅以清热解毒、凉血扶阴之品，主治瘟疫热毒充斥内外、气血两燔之证，可根据脉象不同而分别用大、中、小剂。(7) 龙胆泻肝汤泻肝胆实火，清下焦湿热，主以龙胆草苦寒泻实火、利湿热，又有归、地、柴、草养血舒肝，互相配合，降中有升，泻中有补，为治标顾本之剂。(8) 泻白散以地骨皮、桑白皮清泻肺中郁热，甘草、粳米养胃益气而保肺，有泻肺清热、平喘之功，是标本兼顾的方剂。有表证者不宜用。(9) 芍药汤行血调气、清热解毒，用治湿热蓄中，积滞下利脓血、里急后重，体现气血并治，通因通用之法。方中还用官桂加强行气调血，又能防苦寒伤胃。(10) 白头翁汤清热凉血、解毒止利，治热利血多之证。用于产后及利久血虚者加阿胶、甘草，本方特点在于清解中兼有清化之用。(11) 青蒿鳖甲汤透热养阴，用于温病后期，阴液耗伤，邪伏阴分之夜热早凉、热退无汗。